



Pulitzer Prize Winners in Journalism

19世纪是小说家的时代，20世纪是新闻记者的时代

詹姆斯·赖斯顿

新闻与正义

I

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



Journalism and Justice

Pulitzer Prize Winning
Articles in Journalism

Volume I

〔美〕沃尔特·李普曼 / 詹姆斯·赖斯顿 等著
展江 / 主译评

海南出版社

Journalism and Justice

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
(1917-1997)

【美】沃尔特·李普曼 / 詹姆斯·赖斯顿 等著

展江 / 主译评

海南出版社

1998.2

新闻与正义

I



Pulitzer Prize in Journalism



一年一度的普利策新闻奖颁奖，如今已成为全球新闻界的一大盛事，要全面认识普利策新闻奖的价值，单从评选本身和作品新闻业务技巧的角度着眼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将作品（文本）鉴赏、相关新闻历史背景和其中的新闻精神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这一目的。

《新闻与正义》一书是目前国内首部全面介绍普利策新闻奖作品的著作，全书以译介获奖作品为重点，并通过作品新闻背景加以论述与赏析，是我国新闻工作者及广大读者学习新闻写作、了解本世纪重大历史事件的一部难得的教材。

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约瑟夫·普利策

Joseph
Pulitzer



出版说明

普利策是美国上世纪下半叶到本世纪初著名的独立报业巨匠，美国现代新闻之父。自 1917 年以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闻奖对美国政治、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普利策新闻奖获奖名录几乎囊括了本世纪美国最杰出的新闻记者和最优秀的新闻作品。

应该说，无论从了解美国本世纪社会政治发展史、美国现代新闻史，还是从研究现代新闻传播学的角度，这些获奖作品都是很有研究、参考和资料价值的。然而迄今为止，国内除了几种只涉及单个奖项或某一较短时段获奖作品的译著外，尚未有全面译介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的书籍，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有鉴于此，两年来，我们一直在构思出版一套比较系统地介绍普利策新闻奖的选本，使国内读者能从中对普利策新闻奖的全貌有一个总体的认识。所幸的是，由展江博士主持选编、译介、评注的这套作品集终于实现了这一愿望。

丛书第 I、II 册收录了 1916—1986 年这 70 年间发表的普利策新闻奖文字作品计 223 篇。第 I 册“新闻报道”收录 98 篇（国际报道 57 篇，国内报道 41 篇），第 II 册“新闻评论”收录 125 篇（社论 73 篇，社会评论 50 篇）。

在“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部分每篇（组）作品前，均附有“新闻背景”和“撰写背景”，既为读者提供有关新闻事件和作者立论的来龙去脉，又将两种不同的新闻文体区别开来。背景以客观呈现方式为主，侧重于作者生平。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细节，书中有

大量以页下注形式出现的注释，这项工作由林克勤和展江承担。此外，每篇（组）作品附有英文标题和发表年份，译者逐篇署名。“新闻背景”和“撰写背景”中附有作品获奖年份和具体奖项。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本书对获得各种奖项作品的归属进行了颇具匠心的处理。其基本原则是：打破原奖项类别，根据文化和采访地域重新划分。在文体后面的主要调整是，将一些早期获得新闻报道类奖的分析评论性作品（以专栏文章为主）归入本书“新闻评论”部分的“社会评论”中。在“新闻报道”部分，本书严格按照原作者的采访地点确定作品属于国际报道或国内报道，也打破了原奖项的限制。例如：1970年国际报道奖得主西摩·赫什是因越南战争报道而获奖的，而他的采访范围仅限于国内，因此在本书中归入“国内报道”；1953年全国报道奖得主唐·怀特黑德是由于对艾森豪威尔秘密访问朝鲜的报道而获奖的，因此作品归入“国际报道”。

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将为我国读者认识美国新闻的特征、地位和作用，了解美国现代新闻的发展包括美国现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各方面，了解美国新闻界对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报道，提供一份准确的资料。我们还拟陆续推出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的系列选本，以弥补本书的不足。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普利策奖植根于西方文化历史背景之中，获奖作品的作者和评选者与我们有不同的社会政治观和价值观，书中有的作品对某些问题的立场与观点和我们的有不同甚至相左之处，我们译介这些文章并不表明我们认同作者观点，目的只是为了尽量反映普利策新闻奖的全貌而已。相信读者能够明察。

序

以新闻科学的名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童 兵

由展江博士主编的《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1917—1986)杀青之前,嘱我写几个字,我爽快地同意了。在我看来,在中国翻译出版以普利策的名字冠称的新闻奖作品,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多数新闻界人士来说,普利策其人其事并不陌生。这位被尊为美国现代报业之父的报业主,年幼时虽家境贫困,仍受过良好教育。他当过兵,干过杂工,21岁起步入记者行当,不久即成为报纸合伙人。他办的另一份报纸,以“真理的喉舌”作办报方针,倡导社会改革,但又以耸人听闻、煽情报道和展现暴力来扩大发行。1883年,他买下作为他报业活动里程碑的《世界报》,四年后又出版《世界晚报》。《世界报》使普利策大出风头。这家报纸不仅令他赚钱,还使他有了一块改革试验的样板田。

普利策对《世界报》的经营与编排在许多方面是独树一帜的。他宣称《世界报》是独立的报纸,为市民服务。他强调报纸要揭露贪污腐败,鼓吹开展社会改革运动。他主张报纸发表的新闻要真实和准确,文字要简洁和通俗,还要花力气写好社论。他的报纸,对于当年美国的政治演变与社会生活曾产生重大影响,对于美国报业的进步和报业作为社会角色的定位,也有着举足轻重的示范作用。普利策本人由于这一系列成就而被后人誉为19世纪七、八

十年代美国“新新闻事业”的开创人。

普利策的魅力百年不衰,正由于他在遗嘱里指定拨出 200 万美元创办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并赠款设立“普利策新闻奖”。这个人实在聪明。他赠款设置此奖,不仅使他着意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而且每年评选一次,宣扬一番,也是对他英名与业绩的怀念。“普利策奖”含文学、历史、音乐等奖,以新闻奖的比例为最大。新闻奖颁给有突出贡献的美国媒介与新闻从业者,获奖作品必须是上一年度发表的。1917 年授奖时只有 5 项,以后不断增加至 14 项。其中,公众服务奖授予对美国社会作出突出贡献的新闻单位,颁发一枚金质奖章,其他单项则以现金作奖。

在富裕的美国,一枚金质奖章,单项奖每人 3000 美金,对不少人来说实在是“区区”小数。但人们不这样看。在美国经常评选的各种新闻奖中,“普利策新闻奖”向为业者与社会所看重。究其缘由,恐怕同它是“学院奖”有关。普利策新闻奖的评选机构为普利策奖金评选委员会,该委员会固定成员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奖金设立者之孙小普利策,每年春天,经这个评委会评出的新闻奖,由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颁发。这样一种评选机制,决定了这个奖种,同纯粹由各传媒自行评选的新闻奖有根本的区别。“学院奖”的独立性与公正性,有助于张扬普利策新闻奖的权威地位,因此人们对其另眼相看。

多少年来,我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界一些人士,如甘惜分教授,有感于中国若干新闻奖项评选中的种种弊端,几次提出由几所大学的新闻院系合作设立“学院新闻奖”。呼号奔走经年竟一事无成,原因之一,找不到普利策一类的有识之士;原因之二,乃是我国新闻学术界对新闻实务界的影响甚微,“官本位”的影子还是那么浓重;原因之三,学术界脱离实际搞象牙塔式的研究之风远没有克服,一些人对实际工作关心甚少。也许还有别的原因。

希望这本书的问世,对上述各种障碍有所冲击,至少有点触动

或反思。

普利策新闻奖的奖项目前已增至十余个,但老传统不变,即每个奖项只表彰一人(有时并立二人)或一个媒介,所以每年获此殊荣的只有十余人。以新闻大国闻名的美国,一年下来获此大奖的只十余人,自然凤毛麟角,十分耀眼。这种做法,似乎也可作为我们的“攻错之石”。我们现行的各种新闻奖,从全国到省市,一评就是上百篇,百余篇。结果如过眼烟云,没能留下太深的印象。有人曾为此举辩护,说中国乃举世无双之大国,不多评几个摆不平、“难得平衡”。对照一下真正的新闻大国美国的这种做法,以及每年普利策新闻奖颁布之后的热烈反响,这种辩护也许是不必要的,抑或是无力的。

从本质上讲,每种评奖都是一种指挥棒。普利策新闻奖的评奖标准,自然离不开美国新闻的价值取向。从总体上说,维护美国的内外政治路线,宣扬美国人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永远是美国记者和作为记者“裁判”的评选人共同的取舍新闻的标准。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我们对一些获奖作品的深层剖析可以发现,作者不是仅仅靠简单的说教与演绎,而是运用客观报道的手法,巧妙地、隐匿地表达着这种价值取向;他们不是靠一味的吹捧与“帮忙”,而是更多地通过严肃尖锐的揭露与抨击,甚至借助嘲笑挖苦等方法,以达到消祛毒瘤和缺陷的目的,使美国社会不断走向健康和兴旺。在普利策奖的评选人看来,揭露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关注社会弊病的滋生与防治,深挖公众注目的、与生存相关的热点问题,是他们首先要关注的题材。这种“指挥棒”的引航作用,在全党反对腐败,社会整肃民风的中国,应该是有启迪作用的。

在中国新闻界同仁中,包括年轻的新闻学子中,有人对新闻科学的客观性表示怀疑。他们说,新闻选择和好新闻的评选有什么规律?领导意志就是“科学”,就是“好新闻”的人选标准。所谓: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回顾近 20 年

的新闻评奖,此种例证确有不少。中国之大,无奇不有,出几例新闻评奖搞唯意志论,唯领导点头论的,完全可以理解。相反,如果没有这类低俗的评奖,在一个“不唯实只唯上只唯书”尚有影响的中国,在新闻科学尚未普及、更不为人尊重的今天,倒是一桩奇怪的事。但是,也应实事求是地看到,在邓小平理论引导和邓小平唯实主义作风的感召下,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奉新闻规律为圭臬,视新闻科学为治世之剑;许多起初不为某些人欢迎的报纸专栏和广电节目,也在公众的压力下(实际是新闻科学的力量)鼓起掌来。可以和应该相信,这是人心所向,潮流所向,科学所向。这种良性变动的总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

因此,在这种新的传播历史条件和人文情景下出版普利策新闻奖作品文集,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与新闻兴旺的助燃剂。我们要感谢主编和他的合作者们的这一辛勤之举,适时之作。

让我们以新闻科学的名义欢迎这本新译作的问世,以新闻科学的名义借鉴书中的宝贵财富,以营养我们自己的新闻实务与新闻评奖活动。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向。对于外国人的精神产品,要有所吸收,有所扬弃,好比吃一条鱼,吞下鱼肉,吐掉鱼刺。诚如列宁所言,泼洗澡水时,千万留下盆中的白胖小子。学者借鉴普利策新闻奖作品,也要采用这种方法。我想,无论是这本书的译者还是读者,都会这样做,也是这样做的。

一番絮语,且作小序,乞编者、译者和读者指正。

草于 1997、1998 年新旧交替之际,
塔院迎春园

导　　言

作品鉴赏、历史探寻与新闻精神的把握

1997年4月7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乔治·鲁普(George Rupp)在国内外新闻媒介的热切关注下宣布了第81届普利策新闻、文学、戏剧和音乐奖获奖名单。在以上诸奖种中,普利策新闻奖无疑是最有影响的。

普利策新闻奖由以下14个奖项构成:

- (1)为公众利益服务奖(Public Service);
- (2)现场新闻报道奖(Spot News Reporting);
- (3)调查性报道奖(Investigative Reporting);
- (4)解释性报道奖(Explanatory Journalism);
- (5)独家报道奖(Beat Reporting);
- (6)全国报道奖(National Reporting);
- (7)国际报道奖(International Reporting);
- (8)特稿写作奖(Feature Writing);
- (9)评论奖(Commentary);
- (10)文艺批评奖(Criticism);
- (11)社论写作奖(Editorial Writing);
- (12)评论性漫画奖(Editorial Cartooning);
- (13)现场新闻摄影奖(Spot News Photography);

(14)特写摄影奖(Feature Photography)。^①

今天,普利策新闻奖不仅是美国近300个新闻奖中最知名的一个,而且为全世界所关注。它占有这样一种崇高的地位,至少有以下诸原因:其一,凭借美国无以伦比的综合国力和新闻媒介的辐射力而名声远播。不仅如此,英、法、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甚至包括俄罗斯的新闻媒介都在第一时间对普利策奖颁奖活动进行了报道。其二,普利策新闻奖是对美国主流报界的一种检验。美国主流新闻媒介常常是由所谓的“东部新闻权势集团”所代表的。在第81届普利策新闻奖获奖媒介中,东部媒介占了14个奖项中的8个,其中纽约的媒介占了4个。到1997年止,获奖最多的媒介均属于这一群体,其中《纽约时报》74个,美联社43个,《华盛顿邮报》30个,《华尔街日报》19个,纽约长岛《新闻日报》16个。其三,数量众多的候选作品和多层次的严格遴选保证了获奖作品的高水准。如果把这种遴选称为百里挑一,那是名符其实的:1997年的14项奖是经过媒介自荐、单项奖评委会提名和普利策奖咨议委员会议决,从1470件作品中产生的。其四,普利策新闻奖已成为美国新闻文化和社会文化中一道散射出异彩的特殊景观。正如德国鲁尔大学新闻与传播系教授海因茨—狄特里希·菲舍尔所言:“普利策奖获奖作品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单篇报道作品显示了文体的高度纯熟,而主题和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则具有恒久的意义。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政治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和作家将能够品赏玩味这种经常是令人振奋的和信息量丰富的读物之价值所在。”^①

就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而言,它们对于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院系的师生来说是并不完全陌生的。就我们所知,自1980

^① Heinz-Dietrich Fischer(ed.),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Press Reporting*, v. 1: 1928—1945(Berlin: 1984), v.

年代初以来,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的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有:

《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选(1959—1980)》,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恩伯格教授编著,熊昌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普利策新闻奖最佳作品集(上)》,美国亚拉巴马大学威廉·戴维·斯隆教授等人编,丁利国等译,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普利策最佳国际报道奖获奖文选》(1916—1977),德国鲁尔大学海因茨·狄特里希·菲舍尔教授编,应谦、李焕明译,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

以上作品集的出版,对于中国读者认识和评价美国主流新闻媒介的社会地位、功用以及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自身的特点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这些已出版的作品集往往只涉及单个奖项或某一较短时段的获奖作品。此外,我们认为,要全面认识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的价值,仅仅从作品自身和新闻业务技巧的层面着眼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将作品(文本)鉴赏、相关历史背景探究和对隐匿在作品背后的新闻精神的把握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普利策新闻奖创始人及其精神遗产

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1847年4月10日生于匈牙利马科城一个犹太粮食商人家庭。17岁时从家中出走,想去从军。由于视力差、身体弱,奥地利军队、法国外籍军团和英国军队都拒绝吸收他入伍。1864年,普利策在汉堡被美国人招募,是年9月成为联邦军一名骑兵。战争结束后,实际上未曾打仗的普利策先是流落到纽约,1867年他加入美国籍,次年到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闯荡,年底被德国移民、政治家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的德文报纸《西部邮报》录用为记者。普利策凭借强烈的求知欲和充沛

的精力,不知疲倦地挖掘各种新闻,后成为该报的全资经营者。到1878年,普利策熟练掌握了英语,他于12月9日出价2500美元买下了圣路易斯《电讯报》(Dispatch)。3天后将《电讯报》与当地的《邮报》合并为《圣路易斯邮讯报》(St. Louis Post-Dispatch)。

当时,该报名义上属于民主党,但严格实行经济独立。在创刊号上,普利策公布了他的办报方针:

《邮讯报》将不为政党,而为人民服务;不是共和党的而是真理的喉舌;不支持“行政当局”而对它进行批评,反对所有人的欺诈和骗局,不管它们发生在何处,属于何种性质;提倡原则和理想,而不提倡偏见与党派性。这些理想与原则就是我们的建国的理想与原则……它们是真正的民主政体的好理想。^①

美国学者认为:“这一办报方针,可以说是美国新闻事业的理想、前所未有的、最好的表述”^②。他的这种理念深受卡尔·舒尔茨和《纽约论坛报》创办人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的社会改革理论的影响,并在办报实践中加以运用。

普利策将政治上保持独立和不断揭露社会弊病奉为他的终生宗旨,他认为报纸在这方面大有用武之地。他说:“罪恶、卑鄙和腐败最害怕的就是报纸,因为任何法律、伦理和规章制度都无法与报纸相比。”^③而在1865—1890年这个被马克·吐温称为“镀金时代”(“Gilded Age”)的特殊历史时期,随着美国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罪恶、卑鄙和腐败”层出不穷。这就为普利策实现他的雄心和抱负提供了最有用的素材。

^① 转引自张隆栋等:《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9—120页。

^② 转引自《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第210页。

^③ [美]W·A·斯旺伯格:《普利策传》,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64—65页。

普利策不满足于报道表面新闻。他要求他的编辑部“在一件事情的真相被彻底弄清之前，决不放过它。连续报道！连续报道！直至问题真正被弄清。”^①《圣路易斯邮讯报》“把无赖政界、有钱的偷税者、受警察保护的赌博集团和营私舞弊的公用事业作为主要的批评对象。”^②报纸用社论严厉抨击路易斯这座美国第五大城市的富人。他发现，报纸揭露时弊、推动改革和扩大发行量是相辅相成的。“批评的眼光、不满的精神和追求美好的愿望是他的天性……他的文章使该报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他的文章经常是不厌其烦地反复敲打一点，后来的广告家们发现他这一手法乃是推销之道。”^③随着他的报纸成为“密西西比河上最响亮的声音”^④，他成为一名报界巨擘。

1883年，普利策以34.6万美元买下《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他将《圣路易斯邮讯报》的成功经验移植过来，在纽约这个美国最大的报业中心进行一场“新闻事业新理想与新理论的战斗”^⑤。在5月11日由普利策主持出版的第一期《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宣言，它写道：

在我们这个日益繁荣的大城市里，需要这样一种日报。这份报纸不仅售价低廉，而且内容丰富；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篇幅浩大；不仅篇幅浩大，而且充分发扬民主，真正致力于人民的事业，而不为有钱有势者谋利益……它将揭露一切诡骗和无耻，抨击一切社会罪恶和弊端。它

^① [美]埃德温·迈克尔·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297页。

^② 《美国新闻史》，第297页。

^③ 《普利策传》，第62页。

^④ 《普利策传》，第74页。

^⑤ 《美国新闻史》，第298页。

将以真挚诚恳的态度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①

在那个掠夺成风的时代，大都市的豪华外表难掩种种自私、堕落和绝望。普利策以其对社会的责任感和热忱，在报纸和社论版上提出了简明的十点纲领：(1)征收奢侈品税；(2)征收遗产税；(3)征收巨额收入税；(4)征收垄断企业税；(5)向享有特权的公司征税；(6)为国家规定税则；(7)改革文官制度；(8)惩办贪官污吏；(9)惩办倒卖选票者；(10)惩办在选举中左右雇员选票的雇主。^②

这十点纲领深得人心，经过普利策的倡导和社会进步力量的努力，它们中除了第六条外，其余九条今天都成了美国的法律。如果说，《圣路易斯邮讯报》时期的普利策所提倡的改革主要致力于解决同他有联系的中产阶级和小商人的问题的话，那么，《世界报》时期的普利策更多地表现出关心被压迫的穷人这个鲜明特点。

在新闻思想和业务上，普利策不仅在制定编辑方针和改革报业体制方面独步天下，而且对新闻事业的社会功能、新闻报道和社论撰写的基本技巧、准则等等，提出了十分精辟、至今仍给人诸多启迪的见解。他在坚持报纸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独立于政党与各种利益集团的前提之下，笃信为社会大众服务这一信条。为达此目标，报纸必须日日给读者以值得思索、警醒和显示出勤勉和勇气的文章，庸人、懒人、懦夫和道德水准低下之人是不配办报的。普利策指出：

每期报纸都提供了一个机会和责任：讲些勇敢真实的话，摒弃平庸陈腐之言；讲些使社会上有见识的、有教养的、有独立见解的人们敬重的话，无虑党见派性和流行偏见。我情愿一天有一篇这样的文章，而这篇一二十行的文章很可能是一整天辛勤劳动，聚精会神地认真思考、

① 《普利策传》，第93—94页。

② 《美国新闻史》第299页；《普利策传》，第101页。

修改、琢磨文体和斟酌字句的结果。^①

在新闻报道方面，普利策首先是始终高度重视新闻的真实性。“准确，准确，再准确”是他的格言。他声称：“你仅仅不发表失实报道是不够的，采取一般措施避免歪曲事实也是不够的……一定要坚信准确性对报纸来说犹如贞操对女人一样重要”^②。其次，普利策为新闻报道塑造了一种个性，即战斗性。他说：“什么是报纸的特色？就是斗争，揭露罪恶，为社会谋福利，发表独家新闻……我们的报纸每天至少要有一条独特的新闻；每一期要有一条爆炸性新闻。”^③而之所以要有这种个性，是因为世界上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为几百万大众服务的；另一种是为某一阶级服务的……我办的报纸既要使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愿意看，也要使其他任何人都愿意看。”^④惟其如此，才能把报纸的三性——趣味性、刺激性、教育性——灌输给他的读者，即广大民众。

社论是报纸的灵魂。在普利策的时代，社论是报纸正式发言的唯一手段，也是报纸主编与社会联系的纽带和他们智力与道德水准的反映。他曾说，《世界报》有许多栏目，但他的兴趣主要在社论版^⑤；报纸通过社论版营造健全的舆论，它以揭露时弊、启迪民智来推动社会进步，维护真正的民主理想。那么社论写作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普利策认为，除了坚持独立性，克服党见派性之外，“冷静分析、说话负责、有根有据和高度理性”^⑥也是必不可少的。普利策在社论写作上别人难以企及的高水准可能是他对办报事务的最大贡献。他的传记作家斯旺伯格写道：“在某种意义上，

① 《普利策传》，第401—402页。

② 《普利策传》，第401—402页。

③ 《普利策传》，第380页。

④ 《普利策传》，第380—381页。

⑤ 《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第216页。

⑥ 《普利策传》，第330页。